

# 长风万里：李白的人生地理(十二)

聂作平

自晋朝以来，桃花潭所在的泾县便属于它东北面的宣城管辖。从桃花潭到宣城不足一百公里，沿途都是青山绿水，茂林修竹，村落人家，如一首婉约的绝句，虽无振聋发聩之音，却有耳目一新之感。

如果不是安史之乱，很有可能，李白会在宣城及周边停留得更久——很明显，他喜爱这个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幽的地方。自然风光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里还有像汪伦这样的铁粉，以及他本人的偶像。

李白的偶像在宣城留下了一座楼——准确地说，是楼的遗址；然后，后人在遗址所在地，用不断地重建来抵挡时光的销蚀和兵火的摧毁。

楼并不高，只有上下两层，位于宣城市区一座略微突起的小山上。在李白来到宣城之前两百多年，李白的偶像做过宣城太守，世称谢宣城。他的名字叫谢朓。作为中国最优秀的山水诗人之一，他与其家谢灵运并称大小谢，谢灵运是大谢，他是小谢。

53岁那年，李白第一次前往宣城，并在谢朓做太守时建的楼上与族叔李华共饮。饮酒而有诗，对诗人来说，是水到渠成的事。李白在诗里感叹光阴疾速，“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世事就是这么荒谬，就像有人说的那样：云儿想做一只鸟，鸟儿想做一朵云。历史上，不少达官显贵希望做文人，而一流的文人李白却想出将人相。站在53岁的人生高处，酒后的李白满腹怀才不遇的幽怨。不过，他仍然没有忘记表扬自己的偶像：“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

从大的向度说，天下名山有名的原因，不外乎两种：一种来自其天赋的自然形态，比如特别高或特别险，或是其他地理方面的特别之处。比如珠峰，全球最高；比如梅里雪山，特别险要，难以攀登。另一种来自后天的文加持，比如佛教之于五台山，道教之于武当山。

敬亭山属于后一种。不过，这座海拔只有三百多米的小山（与西部的极高山峰相比，还不如其零头），之所以跻身天下名山行列，不是因为宗教，而是因为诗歌。

说敬亭山是诗歌之山，一点不算夸张。除了李白的偶像谢朓外，为敬亭山写过诗的还有王维、孟浩然、白居易、杜牧、韩愈、刘禹锡、李商隐、韦应物、陆龟蒙、苏东坡和梅尧臣等。

当然，所有关于敬亭山的诗作中，最广为人知的无疑出自李白之手。这首只有20个字的五绝，谁都读得懂，谁都可能读出不同的滋味：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曲终

大鹏飞兮振八裔

中天摧兮力不济

出于对宣城的热爱，李白在初到宣城之后两年，也就是55岁时，又经金陵而来。如果不是接踵而至的安史之乱，很可能，李白会一直生活在宣城——和来往的官员、文人喝酒游、游游山、写写诗，顺便在诗里发发牢骚，感叹襟抱未开。但是，安史之乱爆发了，唐朝也由盛转衰，由治而乱。

李白也口了毕生最令人错愕的一趟浑水。安禄山的叛军自幽州南下，一路摧枯拉朽，洛阳和长安两大都城先后陷落，唐玄宗仓皇逃往李白的老家四川。李白也深知宣城不可再居，他先在杭州暂住了几个月，复觉杭州亦不安全，于是一路向西，避乱于长江之滨的庐山。

庐山也是李白的旧游之地。首次到庐山时他才25岁，那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壮游。他为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庐山瀑布震惊，留下了妇孺皆知的《望庐山瀑布》。人生易老，转眼之间，当年那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已是白发萧疏的垂垂老者。

庐山属于山崖陡峭的断层山，如果从足够高的高空鸟瞰，你会发现，庐山呈椭圆形，近两百座大大小小的山峰，构成了长约25公里、宽约10公里的山体。五老峰位于庐山东南部，山的顶部被垭口所断，分成了五座相连的山峰，远远望去，像五个席地而坐的老人，人们形象地把它命名为五老峰。年轻时游庐山，李白既为瀑布写诗，也为五老峰流连。诗中，他表示希望结庐五老峰：“九江秀色可揽结，吾将此地巢云松。”可以肯定地说，一个渴望辅佐君王、志在天下的青年，在诗里表示要归隐，不过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罢了。只是，那时的李白恐怕万万没想到，30年后，他真的将在一事无成中隐居到庐山的云松下。——根据李白的诗可知，他的隐居之地在五老峰下的屏风叠。

然而，隐居才几个月，一个叫韦子春的人三次带着厚礼来到李白草堂。他代表唐玄宗的儿子永王，邀请李白下山入幕。

如同上一次李白要去幽州一样，这一次，宗氏仍然坚决反对。这个妇道人家看时局的眼光，远远超过李白。

此前，唐玄宗逃往蜀中时，自知无力平叛，于是令太子李亨留下。李亨到达灵武后，即皇帝

位，遥尊玄宗为太上皇。这是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七月十三的事。时过三天——玄宗应该还不知道李亨已即位，采纳房口的建议，实行诸王分镇——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导致皇室内乱的馊主意。

诸王分镇的具体操作方法是，太子李亨为天下兵马元帅，领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都使，南取长安、洛阳；永王李璣充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节度都使；盛王李琦充广陵大都督，领江南东路及淮南、河南等路节度都使；丰王李珣充武威都督，仍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都使。四王之中，太子李亨本在北方统兵，而盛王和丰王并不出阁，只是遥领，事实上真正外放的，只有永王李璣。并且，唐玄宗授予他自行辟置官属、筹措粮草的特权，这就给了永王偷窥神器的机会。

《资治通鉴》称：“口领四道节度都使，镇江陵。时江、淮租赋山积于江陵，口招募勇士数万人，日费巨万。口生长期官，不更人事……以为今天下大乱，惟南方富实，口握四道兵，封疆数千里，宜据金陵，保有江表，如东晋故事。”

永王欲分裂天下，划江而治，不得人心，其时大多数人都已看出来，并采取避而远之的不合作。如江陵长史李岷见永王不遵从唐肃宗要求他归顺于蜀的指令，知其早晚必有大祸，立即称疾辞职赴行在。又如与李白同为“竹溪六逸”的孔巢父，当永王拥兵东进并礼请他入幕时，婉言谢绝。

令人纳闷的是，聪慧过人的李白却在众人避之不及的情况下，欣然接受了永王礼聘，成为唯一一位替永王站台的“全国知名”人物。这不能完全用政治上幼稚来解释——他再没有政治智慧，毕竟多年来与无数王公将相甚至皇帝打过交道，耳濡目染，所历所经，恐怕非孔巢父所能比。甚至，就连他的夫人宗氏也看出其间的风险，并力阻他下山，他却欢天喜地下了庐山投入永王幕中，并写诗歌颂永王：“我王楼舰轻秦汉，却似文皇欲渡江。”

很显然，这仅仅因为渴求政治出路，一生都在下意识扮演管仲、乐毅、诸葛亮的李白不愿意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尤其是此时的他已年过半百，年华所余无几，政治抱负却完全没有施展。现在，永王部下三顾茅庐，他自觉不可多得的机会已然来临，因之踌躇满志，进而以谢安自居：“安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后来的结果广为人知：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腊月，永王率军顺江而下，不到两个月就兵败丹阳并身死。至于踌躇满志的李白，也因投身

永王而下狱。值得一提的是，负责平定永王叛乱的唐政府主要官员，便是当年与李白和杜甫一起豪饮壮游的高适。李白下狱后，托人把一首诗送交高适，希望他出手相救。李白的妻子宗氏，也出面去找高适。但是，高适既没有回李白的诗，也没有见宗氏。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后来杜甫流落蜀中，同在蜀中的高适给予杜甫不少照顾。

旧友对李白的呼救不置一词，验证了杜甫在诗里道出的李白在永王兵败后面临的险境：“世人皆欲杀”——的确，刚刚承受了安史之乱痛苦的人们，对永王企图割据的反叛行为深恶痛绝，而李白作为当时最著名的诗人，竟然追随永王，并为他鼓吹，自然罪该万死——只有敦厚的杜甫才会怜其才而担心他遭遇不测。

幸好，在宋若思和崔涣等人的帮助下，李白的性命总算保住了，最终的处理是流放夜郎。更幸运的是，因为遍及天下的诗名，他长达一年的从浔阳前往夜郎的流放之路，竟相当于边走边游的自助旅行，沿途照例有朋友或粉丝为他置酒设宴。一年后，他走到奉节，朝廷大赦令传来。于是乎，他立即买舟东下，在“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喜悦中获得自由。东下之后，李白由江夏而至岳州，浮沅湘，游零陵——与此同时，一直为李白担忧的杜甫正在经历一生中最为艰难的时光：“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他由洛阳而华州，由华州而秦州，由秦州而同谷，由同谷而成都。最绝望时，全家面临冻饿之虞，不得不在风雪天里跟随一个养猴子的老人上山挖黄精糊口。

温暖的南方，山明水丽，劫后余生的李白享受着美酒与美景的安慰。三年后，像一只躲在僻静处舔好了伤口的小兽，年过六旬的李白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在政治上崛起：李白想去投奔李光弼——李是平定安史之乱的重要人物，以功进封临淮郡王。不想，走到半路，年事已高的李白病了。他只好悻悻而返，经金陵而至当涂。当涂是长江之滨的一个小县，今天属于马鞍山，唐代属宣城。李白的族叔李阳冰是当涂县令，他成为暮年李白的主要依靠对象。有了族叔，至少衣食无忧。

（摘自新华社每日电讯）



高唐俊雨

## 满天星

易露思源

初夏的风徐徐吹过人群街道，其间攀升的层层热浪一如花圃里殷红的红玫瑰，热烈奔放。花枝摇曳间，点点莹白在缝隙里隐隐绰绰，与它寡淡的香味倒是如出一辙。

凑近细看，白色花苞圆鼓的，鼓鼓的，恰如绸缎包裹的小珍珠，又仿佛装着天酿的玉液琼浆，似乎腰破裂开来。莹白柔软，隐在一片热烈间，为妖艳的玫瑰添了些许清雅，使炙热的阳光透着几分恬淡惬意。花圃里种类各异、竞相绽放的鲜花在此刻，在星星点点花苞的拥簇下倒是显得和谐又愈发娇艳了。

它是一片满天星，默默地享受着阳光流淌过花丛，悄悄地衬托玫瑰的艳丽，无声无息。它从不顾影自怜，只是静立着，安静地开放，看着人来人往，又默默地与月光牵绕，一如漫天星辰。

它是一片满天星，尽管身旁耀眼的玫瑰一朵朵灼灼如火，像斟满红酒的酒杯，又像团团燃烧的火焰，注定是舞台中的主角，光彩夺目。它仍然不卑不亢，沉默又拼尽全力地在这个季节留下自己的身影，在春夏交接的风里留下它特有的清新怡人，一如在云间呼吸，在长焦镜头下令人震撼的繁星。

“我在开花！”它们在笑。

“我在燃烧！”它们嚷嚷。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芸芸众生，各有其道，有人觥筹交错，有人万众瞩目，更多的都是普通人，就像花圃里的满天星，不起眼又不可或缺。也正是这星星点点的娇俏小精灵，完成着自己的生命进程，舒展着娇小可人的身姿，散发着寡淡却又清新怡人、恬淡悠长的香气，可映衬在玫瑰四周，浑然一体，又可单独成束，别有一番风景。正是无数的“满天星”们，组成了社会的基石，各异的普通故事才有了不普通的生活，才有了烟火人间。

玫瑰与满天星，皎月与星辰，高楼与车流，无声交汇、流转纷飞。花，成了茫茫一片；夜，成了茫茫一片。华灯初上，蓦然回首，满天星在灯火阑珊处，沿光昂首而又悄然无声地绽放生命！

（作者系巫山初级中学2023届15班学生。指导老师：易春容）



《昆虫物语》

卢先庆摄

## 红椿·土家

龙莽

又见到了他，却是让我惊讶连连。“小龙，你这几年到处跑，把云南省都跑遍了，比我们待在连队的好玩多了。”“家胜，你叫谁小龙，搞错没有，是不是这两年没修理你，皮子痒了？”“切，我比你大两岁，叫你小龙咋了，你还敢说个不字？”“你别忘了，我帮你写过信。”“当然没忘，那次我花了半个月的津贴给你买了三包烟，别人一包烟能帮忙写三回。”这家伙什么都知道了，还牙尖嘴利的，让理亏的我有些措手不及，半晌说不出话来。

这时，旁边一个战友补充道：“此一时彼一时啊，家胜这几年睡觉都抱着新华字典，逢人就问，早就学富五车，比我认的字还多，读书看报是小菜一碟，写信也轻松自如，至于斗嘴吵架，你刚才已经见识过了，哈哈。”我原本有些不甘，听闻此言，顿时泄气。

不是说一定就调侃不了他，但扪心自问，仅凭一本字典，利用艰苦军事训练的业余时间，在两三年时间内就能说、认、写到如此地步，我是肯定做不到的。并且，很多高等学府的外国语学生，以脱产的全日制学习的方式，恐怕也很难做到。我恍然大悟，这是一个依然可

以调侃的战友兄弟，但更是一个值得敬佩的土家汉子。

这样一个土家汉子，让我三十年都不曾忘记，也让我在三十年后的某一天，当我踏进巫山县红椿土家族乡的那一瞬间，突然时空穿梭，将这个憨厚而聪明的土家汉子与之完美地联系起来。

几年前，我去过红椿，印象深刻，一如当年家胜的汉语水平，贫乏而单调。彼时的红椿，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才刚刚起步，除了普通简单的农业种植和烤烟，基本没有拿得出手的经济项目，老乡们的生活正在脱贫线上挣扎。

记忆中最深也最直观的是，那日傍晚时分，一行人走在环镇公路上，陪伴我们的只有孤零的太阳和影子，直到穿过场镇走向住宿地都没遇到人。那一幕，如今回想起来，有些凄凉，正如家胜最初认得的汉字犹如荒山野岭的几个落寞游人。

时至今日，再见红椿，我就像退伍前遇到家胜，完全被震惊到了，甚至可以说被吓到了。进镇第一站，观景台上，密密麻麻的人群，喧嚣的声浪，堪比闹市广场；场镇内，蜂涌而至的避



## 巫音(外一首)

黄亚洲

很难听懂这九板十三腔  
很难相信，手持宝剑、花环、牛角  
背插旗旗，且手舞，且足蹈  
仙界凡间，便能重合一道

很难相信，拨动，锣鼓  
神女就能按下云头，翩翩驾到  
很难相信，这一出原始的舞台剧，还能是  
现代社会不死的龙套

只能信服，人民原始的善良不生不灭  
有些音乐，能将山脉揉成波涛  
只能信服，神女确实就在山顶  
祖先就在离我们三尺的地方，为后代祈祷

我起身离开。巫音像一卷巫山慢慢合拢  
只留细细的缝隙一条  
而江水，就从这巫峡流出  
漂一些音符，漂几只牛角

我从红叶间穿过

我的游船，从红叶间穿过  
大自然摆脱阴郁，竟是这么迅捷  
一切都开始昂扬  
船尾的国旗，是一片较大的红叶

叶子染红的那一部分天空  
让我忘记今天是阴雨  
我的相机还没有取下镜头  
镜头就已经是一个太阳

叶子真给面子，把深秋裱糊得如此温暖  
这让我明白，花朵不一定是事物的中心  
以辅佐为己任的叶子，刹那间  
底定江山



神女峰

暑团，占据了大大小小的农家乐，甚至于一房难求，而我们也因为这个原因被迫改变行期和住宿地点。

四面青山环抱，林涛树海起伏，其间一小镇却独潮人潮人海，这是一道风景，也是一个奇迹。除此之外，应运而生的如大坪村等乡村集体经济蓬勃发展，经济作物如党参天麻等中药材也成规模的破土而出，为整个乡村带来一股股强有力的资金流和财富源，让曾经对富裕生活望眼欲穿的老乡们终于露出满足的笑容。这一切都是应该发生的，是乡村振兴的必然结果，而真正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却只发生在短短数年之间。家胜是如此，红椿也是如此，一个是活生生的人，一个是行政乡镇，但却如此形神兼备的契合，这其中到底什么东西？那是一种顽强倔强不服输的个性，那是一种埋头苦干大胆闯荡的风格……或许，这些都是一种土家精神？或许是吧，否则不会如此巧合。

而我，是一个充满惊喜的见证人。相信往后，一定会更多，更惊喜。



宁河峡韵